

# 草棚灯火

张 二 牧 著

海 潮 出 版 社

# 草棚灯火

张二牧 著

海潮出版社

1993年·北京

(京) 新登字127号

## 草棚灯火

---

著者：张二牧

特邀编辑：杨扬

责任编辑：路远

出版：海潮出版社

(北京西三环中路19号 100841)

印刷：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彩印厂

发行：海潮出版社

---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：10.5

字数：250千字

版次：1993年9月1版

印次：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册

---

书号：ISBN7—80054—508—3/1·125

定价：7.00元



作者近照

# 序

未央

张二牧的小说的开头，多有这么一句：“我们土家……”，这种对本民族的爱和自豪，渗透在字里行间，成为他整个作品的基调。

丛山峻岭，野猪出没，包谷酒，摆手舞，这就是张二牧引你去的土家山寨。他娓娓而谈，东家长李家短，使你如身临其境，沉浸在湘西的风土人情中。这块土地又古老又新鲜，又粗犷又温柔。既令人有返朴归真的飘逸，又令人有人间烟火的愁烦。张二牧是把湘西的里里外外都端给你了。

他早期的作品主要是赞美“好人好事”，如《城里来的媳妇》、《扳劲》、《赶马人》等。这些“好人”公而忘私，关心他人，爱护集体。这些“好人好事”也就是文学创作曾经努力表现的“新人新事”。五、六十年代，这类作品很多，有些是为了配合中心，不免流于简单化、概念化。因此，“好人好事”被认为是文学层次不高。张二牧的这些小说人物性格鲜明，故事结构有趣，生活气息浓厚。虽也是写的“好人好事”，却很有文学韵味，层次是不低的。所以，虽是写的公社时期的插曲，今天读来，仍有魅力。

或审美以鼓舞人的自信，或审丑以引起疗救的注意，都是文学的责任。张二牧似乎以审美为其主要追求：向世界展示土家人的美丽心灵。我想，这不尽是为了响应歌颂“新人新事”的号召，而是他所见所闻所感的真情流露。作为一个土家族人，他在民族

的和睦氛围里长大，亲朋邻里间的人情味，善良、直爽、爆烈、真挚，已经深印在心里。写起来如数家珍，小溪流水，自然而真实。像《城里来的媳妇》中的秋南，“劲王”大洛，“赶马人”等人物，是那样亲切可信，没有做作的痕迹，没有高大全的套数。如果不是土生土长，耳濡目染，恐难达到这种程度。世界上有丑必有美，无美必无丑。表现丑可以出好作品，表现美也可以出好作品，作家境遇不同，各有所喜，各有所长。从整个文学来看，就是互补。

新时期的张二牧，小说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比如《草棚灯火》、《一日十年》等，故事情节更为讲究了，文字更为精细了。人物不止是做做好事，思想感情有了多方面的刻划，性格有了立体感。《草棚灯火》是一个悠美的爱情故事，发生山野包谷地里的爱情很特别，很感人。寡妇田嫂和失明青年都是土家族的“好人”，都继承了“我们善良的毕兹卡人的传统”。他们的爱情是荒野里两个相依为命的男女结合，高尚、纯洁、深沉。守野猪的场面写得有声有色，漆黑的夜，如豆的灯火，梆声和嘴啰声，野猪踩断树枝的咔嚓声，神秘而恐怖。一个年青女人在树上的草棚里睁着眼睛，一个失明青年在地头草棚里通夜不睡。如此情况，必将有什么事发生，小说颇为诱人。《一日十年》是一个传奇故事，阿普为了躲避仇人，带孙女隐居深山，孙女长大了，迎来了仇人的后代。当阿普摸出两尺长的大刀，要去杀仇人的后代时，两个年青人相爱了。他们的仇是在一大二公的时代结下的，隐居多年，外面的世界已变样，没有了饥饿和批斗，往日的仇恨烟消云散，“真是山上过一日，山下已十年”。这篇小说，显然有了较多的艺术构思。

近年来，张二牧的创作走向纵深，不仅着力于“好人好事”，也揭露“愚昧、无知、自私、落后”。《一日十年》接触到仇恨现象，《灰棚纪事》则比较深刻的剖析了极“左”流毒给人们造

成的伤害。一个戴了两顶“帽子”的“双料货”被放逐到土家山寨劳动改造，住在堆积肥料的灰屋里。为了监督他，搞“两红夹一黑”，派民兵高品儿和么妹看管。这一对青年男女本已眉来眼去，有些机会常在一起，非常高兴。大队支部书记是个胆大的人，起用“双料货”教寨子里的孩子读书。孩子们很喜欢这个“老师”，么妹也渐渐对这个“双料货”产生了好感。但高品儿始终把他当作敌人，动辄打骂。于是起了戏剧性的变化，么妹爱上了这个“双料货”。高品儿恼羞成怒，向么妹施暴不成，在么妹与“双料货”新婚之夜，给新人床下放了烈性炸药等，然后自己上吊自杀。作家不忍出现悲剧，当炸药爆炸之时，让一对新人出外小便并欣赏月色。上吊的高品儿也让他活了转来，以观后效。《灰棚纪事》这个悲喜剧（实际上是悲剧）的创作，表现了张二牧的创作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改革开放的大潮，自然也要冲击土家山寨，住在小城的张二牧，也感受到了这种强烈的冲击波。土家山寨是他的所爱，但毕竟太穷了。封闭、原始、文化落后，与发达地区比较，反差很大。他看到他的父老兄弟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或者到外面去闯世界，或者“就地闹革命”，学着外面的人广辟财路。他面对这巨变不能不激动，不能不写。《家乡来客》是他这类作品的代表，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土家山寨的改革之风。小说写了三个人物，概括了三种人的命运，有一定典型性。“流窜犯”田巴三，本来不爱劳动，东流西窜。几年不见，居然成了“农民企业家”，捐资修了一座石拱桥。“我跑生意，卖苦力，终于混得像个人样子”，他说。“我们村里的老书记”，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，合作化，大炼钢铁，农业学大寨，样样事带头，连儿子都在修梯田中炸死了。改革之风刮来，他无事可做，到城里给人家推板车，每次得三、五角钱。他对田巴三们的发迹很有看法：“田巴三是个什么人物？十足的流窜犯！可是他到外面跑几年，腰缠万贯，还引来

一个漂亮女人，来路都正吗？”心里很不平衡。他说他是做了一个长梦。土家妹子覃久香，先是被父亲卖给木材商，后又被裁缝师傅调戏，流落街头，被人贩子拐走，险遭不测。多亏“我”把她带回来，让她学园艺，后来自己办了果园，成了老板，找到了幸福。从上面的三个人物来看，张二牧已扬弃了“好人好事”的创作方法，更注重现实主义了。这三个人物写得如此真实，似乎确有其人其事，作家只是记录了下来。

“小说是民族的秘史”，张二牧的小说是可以当作土家族的生活秘史来读的。尽管这只是秘史的一些片段，某些章节，却能够和正史印证。他的创作之路还长，我们希望他写出更为丰满，更为深刻，更为瑰丽的土家族生活秘史来。



# 目 录

序.....	未央〔1〕
城里来的媳妇.....	〔1〕
回乡路上.....	〔8〕
扳 劲.....	〔13〕
年 节.....	〔19〕
赶马人.....	〔25〕
春水河边.....	〔32〕
接过鞭子.....	〔35〕
高山种稻记.....	〔43〕
村 医.....	〔53〕
定风草.....	〔61〕
边寨女.....	〔69〕
县长下乡.....	〔82〕
草棚灯火.....	〔93〕
一日十年.....	〔107〕
河里涨浑水.....	〔119〕
油锤又响了.....	〔134〕
男人世界的女人.....	〔151〕
家乡来客.....	〔178〕
灰棚纪事.....	〔208〕
弟嫂之间.....	〔245〕
压寨夫人.....	〔268〕
后 记.....	〔292〕

## 城里来的媳妇

秋南被批准下放了。她爱人彭光清征求她的意见：住在城里还是下乡。她反问道：“我离开工厂，住在城里吃闲饭，还是下乡支援农业？”光清笑了，说：“到了我家里，做个劳动能手倒没有问题，要作个贤惠的媳妇，恐怕不敢担保。”秋南没笑，稳重地说：“你把一个青年工人看得太简单了。”

秋南是胡师傅的独生女，今年二十岁，是厂里青年人闲扯的“乖姑娘”之一。光清是个土家族后生，三年前才进厂，但曾五次被评为劳动模范。他俩自由恋爱，结婚才三个月。当党号召支援农业的时候，两人都写了申请，可是只有秋南榜上有名。光清送她出城，嘱咐道：“到了农村，可得扎扎实实地干，可别给爸爸丢脸。”秋南说：“别推到爸爸头上，请放心，不会给你这模范脸上抹灰的。”

到了山寨，小伙子们羡慕地说：“光清有搞头，到城里当了三年工人，找了这么个乖媳妇。”

这可把光清妈乐坏了。第二天，秋南出工去了，她对老伴悄悄说：“鼻子、眼睛都长得好，这样乖的媳妇，包起盘缠也寻不着！”

光清爹叫彭安忠，生产上是好把式，就是思想上有些守旧。他不轻不重地说：“看人不要光看面子。住在我们土家山寨，要田里土里都来得才算好。就是外面，也不见得十全十美，那头发

剪得短短的，烫得象个倒毛鸡，哪象土家人的媳妇？”

光清妈白了他一眼，骂道：“老顽固，得福不消，人家是工人，城里打扮，要不是党号召大办农业，你用轿子也接不来。”

说着，端起簸箕推磨去了。

安忠老汉口里含着烟袋，巴答巴答地抽着，一股青烟在屋里团团转。他不愿和老伴拼嘴舌，反正这门亲事他老早就不热和，儿子违反了土家人几千年的规矩，没有父母在旁，竟在工厂里结了婚。他以为儿子不疤不麻，在厂里闹了个模范顶着，山寨里还愁寻不到一个乖媳妇？

晚上，秋南收工回来，洗过澡，伸出藕节似的白手在灯前一晃，见起了几个血泡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今天可有成绩，得了几门大炮。”

光清妈没听懂，以为在山里真的得了大炮，问道：“是不是往日打仗扔下的？”

秋南格格地笑得前仰后合，好一阵才把意思说明。老人家这一见，心里象针扎，疼爱地说：“我叫你多休息几天，你硬要好强，你看，弄成这样。来，我给你抹点桐油，免得灌脓。”

秋南没当一回事，笑着说：“妈，我们在厂里干的活也不轻，不过很少拿锄头，以后习惯了，就不会起泡了。”不过她仍然伸出手，让妈给抹了点桐油，才拿着电棒开团员会去了。

安忠老汉看在眼里没作声，只顾巴答巴答地抽闷烟。脚板声去远了，他才冲着老伴说：“我晓得‘马屎皮面光，内里一包糠’，做一天工夫就起几个血泡，象我们天天作工，身子都要烂完啊。”

老伴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晓得屁，铁石心肠，自己媳妇不晓得疼。”

安忠老汉刚抽完一袋烟，托托地在火坑岩上磕了几下，说：“我晓得屁事？过桥比你走路多，见菩萨比你见人多，草纸包盐，

久后见干湿，现在凭一股子热劲，起了几个血泡不喊痛，搞得三天新鲜，就会开溜的。”

“依你的？”光清妈又白了他一眼。

“我没死，还看着呀。”他装上一斗草烟，巴答巴答地抽起来。

安忠老汉确实静静地看着。他也看出了许多问题。比如媳妇在爹妈面前唱歌啦，搁二郎腿啦，大清早坐门槛啦，都不是懂礼节的人所为，更使他气愤的是媳妇不会做鞋，有脸给丈夫写信，要他在城里买双鞋子寄来，你看，土家人有句俗话：“男人不会耕田，当不了家；女人不会做鞋，做不了媳妇。”自己有那么个咣咣响的儿子，找个媳妇倒给她买鞋子穿，有多丢脸！

这天开社员大会，公布工分，因为秋南嗓子好，大家推举她来念。念呀念，念到“彭安忠一千五百分”，下面哗的笑起来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太大意，怎么不改念“我爹一千五百分”呢？她顿时觉得脸发烧，但为了表示镇静，还是继续往下念着。

安忠老汉这时脸上有如鸡虱子爬，羞得没处钻，霍地退出会场，气鼓鼓地回家去了。

老伴正在火坑上剥猪草，见他回来了，问道：“没散会，就往家里跑？”

“你那好媳妇当着众人的面，‘彭安忠，彭安忠’叫起来，我还死在那里听她点将！”

光清妈从哪方面考究媳妇都是好样的，听老伴这一说，心里有些茫然，手里的刀子也扬不起来了，不相信地问道：“当真？”

“全会场人都笑了，还有假的？”说着，烟也没抽一斗，倒在床上睡了。

开完会，秋南回到家里，见妈静静地坐在火坑边煮猪草，知道爹对她发过火，自我埋怨道：“妈，都怪我不好，惹人家笑话。”

光清妈说：“以后检点些就是了。”她回忆起自己作媳妇时，也作过许多懵懂事，对媳妇就谅解了。

正当安忠老汉发闷气时，队上的抽水机坏了。这还了得，他一骨碌爬起来，向溪边走去。机器旁边站满了人，他拨开人群，走向前去，只见媳妇趴在地面，忙着修理机器。蓬着的头发和红润润的脸上都糊满了油垢，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。他这时几乎忘了生秋南的气，对她产生起好感来。有这样能干的媳妇，在众人面前露一手，做公公的有多么光彩啊。只怕媳妇争不了这口气。这时他听到人丛中议论道：“幸得有秋南，要不然在这抗旱的节骨眼上，如何了得。”人们看着秋南熟练地下着零件，称赞道：“想不到山窝里飞来了一只彩凤凰。”安忠老汉听了，心里甜滋滋的。

可是修了半天，机器仍然转不起来。原来坏了几个零件，山寨里找不着，秋南也是“巧媳妇做不出无米饭”。天黑了，大家闷闷不乐地回到山寨。生产队长那布满皱纹的脸上，好象铁丝织成一般的硬。秋南累得精疲力竭，好象打了败仗的战士，心里着实难受。

安忠老汉又把脸绷得紧紧的，空欢喜一场。他这时给媳妇下了结论：山沟里的苦李子，好看不好吃。媳妇不过是“工人”的招牌好，其实没么子能干。他又怨起儿子来了：讨老婆不该不和他商议。嘴上无毛，做事不牢，多吃几年盐米，看问题总透底些。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四川的猴子生成要河南人牵，山寨里的机器坏了，要到城里去请师傅，自己搞的不灵。”安忠老汉听了，更加鄙薄媳妇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光清妈起床，火坑里冷冷的。自从秋南来了，每天烧早火，侍候公婆，可是今天为么子没起床？光清妈是疼爱媳妇的，她马上悟过来了：“昨天虽没修好机器，可把她累倒了。”于是她自己烧起火来。饭做熟了，还不见秋南起床，喊了几

声，不见答应，她推开媳妇房门，被子空空的，才着了慌，忙去叫老伴。

安忠老汉却仿佛早就意料到的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说过，么子大办农业，在山窝里干一辈子，都是骗人的话。只搞几天新鲜，不错吧。昨天没修好机器，在众人面前出了丑，溜了。”

光清妈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嚷着说：“快找生产队长去，我的爷老子。”

“慌么子，有儿子还愁找不到媳妇？鸡婆不落鸭窝，你把她找回来也捆不住。”

不到半天，秋南跑了的消息传遍了山寨。那些青年人惋惜地说：“我们山寨缺少梧桐树，招不得凤凰鸟。”

光清妈那灰暗的眼里含着多么深的愁啊！她抹了一把泪水，逼着老头子：“都是你这老不死的嫌人家，把人家撵走的，今天不给我找回来，看我不和你拼命！”

“真是平天一炸雷，我又没骂她，没打她，一石米的浆糊也沾不上我啊。”他巴答巴答地抽了几袋闷烟，走出去了。

光清妈以为他是找秋南去的，指着他的背影说：“不给我找回来，可别进山寨。”

安忠老汉一抖一抖地走着，根本没听她的。他走出山寨，没朝大路走，却朝安装抽水机的溪边去了。因为这部抽水机和他多少有些缘由。

两年前，听说山寨要安抽水机，他把胸膛几拍，说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若象你们说的那样，我把眼睛挖了。”人家问他有几双眼睛，他说：“我眼睛只有一双，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没见溪水向上流。”但过了不久，公社买来了抽水机，果然有水桶那么大股水往田里流，他才信服了，说：“这是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事。”他就是这样，耳听是虚，眼见是真，认识到抽水机的好处，每逢到溪边打水，都要到机器身上摸一摸，恨

不得抱在嘴上亲一亲。在他看来，抽水机坏了，比媳妇出走更倒霉。

安忠老汉走到离溪边十多丈远，就听到抽水机轰隆隆地吼叫，止住步，咧着嘴，满脸是笑，看呆了。

光清妈见他没朝大路走，火辣辣地跟了来骂：“你这老不死的，又在这里干么子？”

安忠老汉没作声，呆呆地看着飞转的抽水机。

“老不死的，还不给我找媳妇去，走！”

正在这时，从溪里爬出一位头发乱蓬蓬的女青年来，对着抽水机哼着小调。随着，生产队长和小女抽水机手也爬了起来，拍着女青年的肩膀，不知说些么子。

安忠老汉顿时心花怒放起来，指着女青年对老伴说：“看，那不是秋南！”

光清妈还不相信，用衣袖擦了擦眼睛，果然是秋南。看她那苗条的身材，穿一件草绿色的衫褂，望着飞转的抽水机，有多么神气。老两口欢奔着朝溪边跑去。

到了溪边，安忠老汉喜看着飞转的抽水机。有时带着爱慕的眼光偷看秋南。他在从内心里赞美她。他就是这样，过度高兴时不多说话，他以为这当儿语言失去了效力。记得两年前，抽水机第一次在这里吼叫时，他也是这样不说一句话。光清妈可就不是这样。拉着她的手，仿佛怕她飞走似的说：“秋南，我早上到这里来过，为么子没见你？”

“我早上还在城里。”秋南说着，从树枝上取下一包花生糖，送给妈。

光清妈一手接过花生糖，有些不信，说：“你在飞？”

安忠老汉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：“当真？”

生产队长和女抽水机手异口同声说：“她不往城里跑一趟，机器怎么得转动？”

原来秋南昨天没修好机器，心里好似油煎，哪里睡得着，决定跑几十里路进城去求援兵。她一口气跑出山寨，掉下羊肠小道，到了公路上，正好厂里的汽车拉焦炭开过，顺便搭了上去，不到一个钟头，便到了城里。她找到自己的爸爸，把抽水机坏了的事说了一遍，要求他帮助找两个零件。她爸爸胡师傅是支援农业的热心肠，按照女儿说的大小长短寻了好久，都没有合适的，便亲自动手锉起来，说：“等天明了，厂里的汽车要去拉焦炭，不会影响你搭车。”秋南趁此到了爱人光清那里，小两口甜言蜜语不知有多少啊。临走时，光清送她一包花生糖：“路上好吃。”秋南坐上了汽车，只见路旁的田野和山林向后飞驰，但她总嫌太慢了，恨不得象电影里的神仙，眼睛一闭，就到山寨，哪顾得吃花生糖？好不容易等汽车开近山寨，她跳下车，便朝溪边飞跑。走到溪边，只见生产队长和女抽水机手正干着急，说声：“队长，有救了。”秋南把花生糖挂在树枝上，便动手干起来。

生产队长见她取来了零件，高兴得连连点头说：“真是雪里送炭。”

光清妈手里拿着花生糖，舍不得吃，用眼睛白着老伴，仿佛在说：“老鬼，有眼无珠，这样好的媳妇，为公家出力，又孝顺父母，哪里去找？”

安忠老汉眉宇间闪动着笑意，呆呆地看着飞转的抽水机。

1962年3月桑植县朱家台



## 回 乡 路 上

子林：

现在把我回乡路上的情况告诉你。

回想我打定主意回乡生产的时候，你对我说：“好，与我家乡那些可爱的人物生活在一起，保险你过得很舒坦！”现在我把回乡路上的情形一对照，你说的话确是一点也不过份。

我从州里动身，两天后到达县城，住在招待所里。你知道，县城距天云寨四十里，不通车，我又有那么重的行李，加之大毛缠在身上，不请一个挑伏，我是回不了山寨的。在我动身前，虽然向家里写了信，请大毛他阿公来接我们，可是我在招待所等了两天，仍不见有人来。我的行李还在车站呢！我心急了。决定先把行李取回招待所，再请一个挑伏兼作向导，马上去天云寨，不等阿公来接了。

这天，我起得很早，大毛还睡在被子里，我贴着大毛的耳朵轻声说：“宝宝，多睡一会儿，待妈妈取回行李后再抱你。”其实大毛睡得那么香，根本听不见；纵然听见了，两岁的孩子，又懂得什么？

我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蹑手蹑脚地急急走出房间。可是，我到车站一看，太早了，站上的同志还未开始办公哩！我只好车站等着。

待我把行李取出，忽然听到有小孩子的啼哭声。哭声是那样